

点 击 经 典 二 辑

非常迷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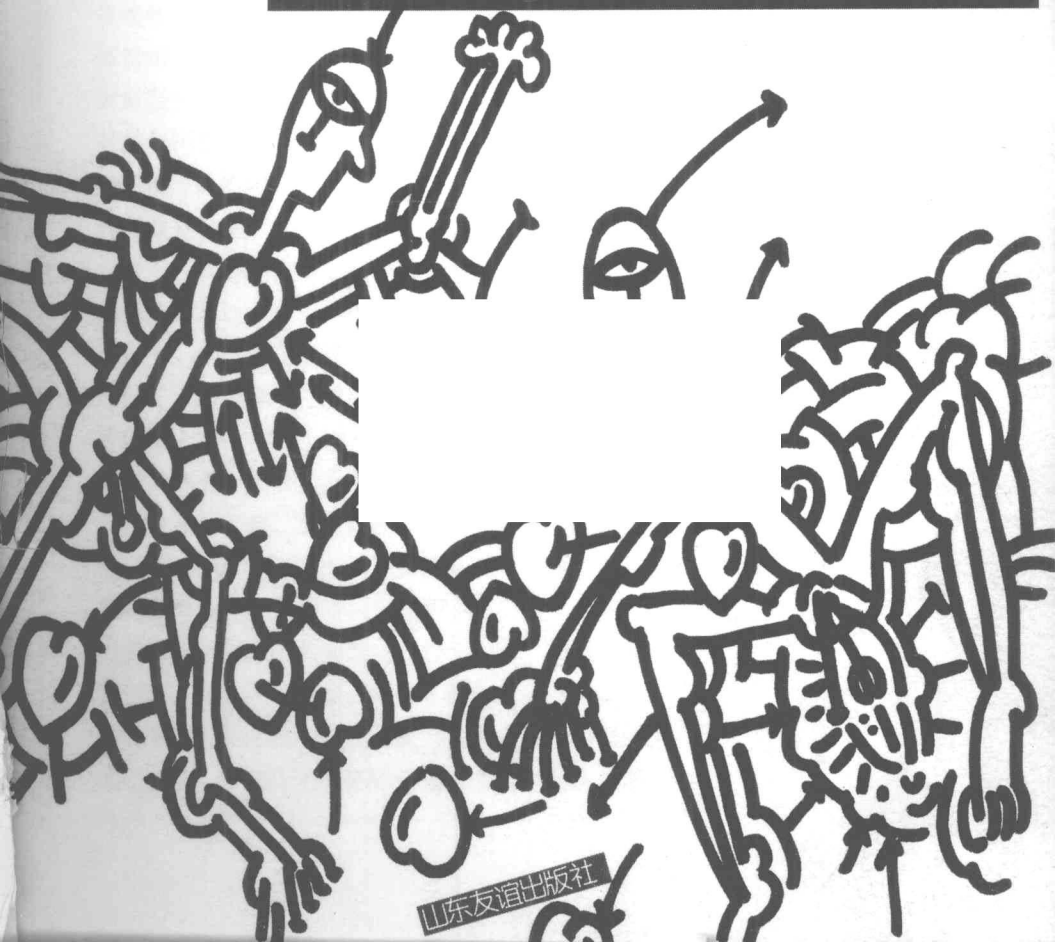
「身体自有主张」

王 淼 著

非常
迷狂

击 经 典 二 辑

身体自有主张



山东友谊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常迷狂/王森著. —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5
(点击经典. 第2辑)

ISBN 7-80642-974-3

I. 非... II. 王... III. 色情文学—文学研究—世界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8082 号

点击经典二辑

非常迷狂 身体自有主张

王 森 著

主 管: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山东友谊出版社

地 址: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250001

电 话:总编室(0531)82098755 82098756

发行部(0531)82098035(传真)

印 刷:山东华鑫天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640mm×960mm 16 开本

印 张:8.5

字 数:140 千字

定 价:13.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序 尊重生命，善待自己

对于我，关注性文化已经非止一日。

中学时代，读曲波的《林海雪原》，最吸引我的地方不是惊险曲折的战争情节，而是旖旎动人的爱情故事，是少剑波和“小白鸽”之间的朦胧爱情，第一次唤醒了我有关情色方面的想像，虽然那时候我们阅读爱情小说如同阅读禁书，一定要避人耳目，虽然那时候我们对“爱情”这个词一直讳莫如深。在那个成长的年代里，我们对于性的惟一的认识就是肮脏与污秽，性方面的知识则贫乏得惊人，既没有人告诉我们性究竟是什么，也没有人为我们指点精神上的迷津，只能一任青春期的萌动轻轻撞击着自己的身心，也只能盲人瞎马地在自己的精神与身体之间进行一些无谓的探索。也正是在这样独自的探索中，我遇到了蔼理士的《性心理学》，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蔼理士在我的青春期承担了一个性启蒙的角色，是他让我对自己的身体有了初步的认识，是他让我对健全的生活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他让我对性的态度产生了根本的转变。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开始以理性的眼光去审视自己所面对的性环境，并试图在传统与历史的框架中对我们共同面对的性文化溯本求源。我逐渐悟得，在传统社会中，身体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并非起始于我们这一代人，我们的上一代人乃至我们的祖先，他们也无不身陷于灵与肉之间的两难选择

之中而无法自拔。究其根本，这其实正是血缘宗法制度的必然结果。的确，对待性爱的宽容与否其实反映了一个社会的道德尺度，任何一种社会道德的本质都是特定社会群体利益的体现，在此，传统社会的性道德所反映出的正是宗法社会对两性关系的基本要求，它必须限制两性关系的自由才能够保障血缘宗法的纯正，这乃是宗法社会得以长治久安的基础。

中国人的生存智慧，最最容不得的原是本色天然，如果将象征着血缘宗法制度的大家族比作一张大网，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张大网中的一员，在这张网中，个人与集体紧紧捆绑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公共生活渗入个人生活，个体生命没有意义，个人隐私高度透明，男女关系则成为其中最为敏感的地带。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我们从来就不具备放松人性的习惯，当然也不会主动去追求生命的至乐——因为我们缺乏真正的勇气和基本的自由，所以，我们也只能胆小谨慎地对待性爱，并努力化解掉自身所有原始的东西。传统社会既然没有尽情尽兴的性爱，当然也很难产生出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因为个人不属于个人，而属于家族，所以，他们的为人处世就必须处心积虑、考虑周全，他们从小就生活在清规戒律之中，耳濡目染之间，不过是对现实功利的斤斤计较，他们宁愿活得又臭又长，却从不考虑生命质量，这些恰恰正是一种与浪漫爱情格格不入、水火难容的个人气质。事实上，这样的生命状态很世故，也很卑微。在他们的意识中，性只不过是一种工具，女人以之取悦男人，奉献出自己的身体让男人来“用”，或者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某种个人目的；男人则只是想自我满足，完全忽略了女人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意义与存在——他们都没有意识到性爱具备独立的价值，没有意识到性爱乃是造物主所赐予人类的最美妙、最纯粹的礼物；他们主动放弃了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他们的生命就像风干的花朵，缺少滋养，缺少水分，苍白得近乎病态——他们一任年华将自己的青春带走，不再留下任何生命的痕迹。

平心而论，检讨传统社会的性道德，解读传统社会的性文化，既让我感受到一种无可名状的困惑，同时也不自觉地产生出一种想要说点什么的愿望，而本书所收的文字，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这种愿望的达成。如果单以内容划分，书中的文章大致可分作两个部分，前半部分解读中国古典文学，后半部分解读外国文学。关于前者，我首先注重有趣的作品与人物，因为这些作

大多内涵丰富、不人云亦云，这些人物则有个性、有作为、敢担当、想活出人的尊严，虽然身处专制时代，但他们大多心不甘，且具有一定的怀疑精神，他们的聪明智慧和丰富的想像力让我感动。关于后者，我选取的多是外国文学作品中的著名“禁书”，作为一种文本，之所以选择它们，首先是因为它们的内容和思想与我本人不谋而合，解读它们其实就是在文本与自己的思想之间寻找一个合适的切入点——我想以它们来见证性爱文明的进度。从我个人的角度出发，书中的文章我的确是想写得好玩一些、可爱一些的，但是，很遗憾，写着写着也就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起来，这一方面取决于个人的学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自己缺少必要的想像力——生长在孔孟之乡的传统空气中，的确无法培养一个人情色方面的想像力，所以，我只能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写，努力将自己的意思表达得更清晰一些、更生动一些，至于我是否真的做到了这一点，也只好顺其自然了。

性学大师蔼理士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天生了我们的性器官，是为传种的，不是为个人逸乐的；但天生了我们的手，目的原在帮助我们的营养器官。如今我们拿它来弹钢琴、拨琵琶，难道也错了吗？一个人用他的器官来取得生命的愉快，增加精神的兴奋，也许和这器官的原始功能不很相宜，甚至于很不相干，但因为它可以帮一般生命的忙，这种用法还是完全正当、合乎道德的。”人到中年，惊回首，方发现我们有太多的青春已被轻轻浪费掉了，青春是用来痛快挥洒的，本来就不需要有太多的经营和算计，它与生命的目的毫不相干。青春很宝贵，也很短暂，需要好好珍惜，合理利用；人无完人，也没有必要去做完人，作为一个自然、年轻的生命，善待它也就是尊重生命了。

偷不如偷不着——《红楼梦》中的性爱描写

《红楼梦》的高明处亦恰在这里，作者让你看到了性，却永远不让你得到它，而越是无法得到，就越让人产生莫名的幻觉，那种欲说还休、欲罢不能的无谓的克制与内敛，那种雾里观花、水中望月一般“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觉，既撩拨得你心旌摇荡、难以自持，也更让你感到了一种无奈的悲凉与不堪！在这种阅读状态下，你除了继续让作者牵着自己的鼻子亦步亦趋之外，还能有什么样的选择呢？

淫妇是怎样炼成的——《金瓶梅》中的两性世界

一般而言，中国古典小说若从思想意识的角度来看，大抵看不出多少有意义的东西来，其中内容除了迂腐，还是迂腐，但若从民俗文化、人情世故的角度去看就颇有点意思了。读《金瓶梅》也是同样，作者描写市井生活称得上是毫发毕现，其中有很多东西延续至今，你会发现，时间虽然已经过去了近千年，但世俗生活的本质却从未发生过真正的改变。

淑女与荡妇——从《肉蒲团》看明清民间性教育

应该说在玉香庄重的外表下，一直就潜伏着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玉香，在传统道德（其象征是海道人）的监督之下，这个玉香自然会以“正气女子”的面目出现，一旦失去了传统道德的束缚，玉香就会淋漓尽致地展现出自己“淫欲妇人”的另一面——可见，没有经过诱惑的道德淑女是脆弱的，而没有受到过诱惑的淑女，则更只能是一个道德的假象而已。

意淫与自恋——《聊斋志异》中的两性视角

《聊斋志异》，我们时时都能够感受得到古代文人精神上担负的沉重压力，那种压力为他们的心灵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对于他们，性爱不再是一气呵成的个人娱乐，而成为一种支离破碎、令人难堪的片段，所以他们只有完全退回到心灵的世界之中，以想像力来重新构造自己理想中的性爱，以文字获取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得到的幸福生活。

“情之所钟，正在吾辈”——《浮生六记》与清代文人的情色生活

《浮生六记》称得上是中国道统社会少有的性情之作，沈三白亦可谓中国古代少有的通达文人，《浮生六记》所记者只不过是普通文人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琐事，其内容则大致不外夫妻恩爱、闲情逸致、游山玩水之类，然而，我们却是通过这些琐事看到了古代文人真实的生活态度，以及支撑这种生活态度的价值观念。

桃花扇底送南朝——《板桥杂记》与明末士人的情爱选择

当明末世，深受时代风潮之熏染，故既能把太平景象的绮靡颓废、声色犬马之乐描摹得淋漓尽致，又因鼎革之故，使书中格外多了一丝悲凉与隐晦气息，其行文之间多有夫子自道、自怜自艾之语。诚所谓忧从中来，欲言又止，虽“抽毫点注”，均用心写出，至于后人“知我罪我”，则“余乌足以知之”而已。

桃花庵里桃花仙——风流才子唐伯虎的前世今生

民间形象的形成，的确是与他创作的通俗易懂分不开的，而他对于后世文人的影响，则

与徐渭、袁宏道、沈季、尤侗等人的大力彰显不无关系，所以，我一般都把唐伯虎归之于晚明人物，因为我觉得真正开启晚明一缕文脉的，从理论上讲自然属王阳明最有建树，但如果从精神人格与身体力行方面来说，却是唐伯虎的影响更大一些。

繁华背后的苍凉——《风骚与艳情》与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女性主题

不妨说男权社会是一面双刃剑，男人在两性关系中得到了某些特权，却也失去了另外一些东西，当女人已经不是真正的女人时，男人也就很难称之为真正的男人，只要两性之中有一方的爱情自由已被扼杀，另一方的爱情自由也就无从谈起，男人固然剥夺了女人的个人权利，但他们自身也因丧失了爱的能力而付出了同样惨重的代价。

哪个男人不想要呢——古代“春宫画”随想

有许多人认为，好的人体摄影有净化灵魂的作用，在这样的作品面前，所有的生理欲望都不复存在了，这未免有欲盖弥彰之嫌。我倒觉得面对一幅优美的人体画面，如果产生不出任何生理渴望，那反而有些不正常了。很喜欢香港电影《新龙门客栈》里的一句台词，面对张曼玉妖娆的诱惑，梁家辉无奈地说道：“那么美的东西，哪个男人不想要呢？”

一部小说的出版史——关于《查特莱夫人的情人》

劳伦斯的确不愧为“性爱小说大师”之称，《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的性爱描写充满了一种难以言述的温情与诗意，他揭示了性爱的秘密，却并不是以之作为衡量道德高下的尺度；他讲述了两性之间隐秘的事情，使我们不但有理由相信性爱并非洪水猛兽，而且完全有可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女人是一片梦想的富矿”——关于《洛丽塔》

其实，人类的情感是复杂的、因人而异的，我们既很难真正界定变态与正常之间的界限，也无法以现时的道德作为客观的价值判断，而且，人都是有缺陷的，作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无论他如何完美，他都难免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缺陷，他也未必能够抵挡各种各样的诱惑，当然，也惟其如此，他才是人，而不是神；他才拥有了“人气”，具有了一种常人的亲切，并让我们对他的境遇产生出一种感同身受的理解与同情。

以性爱的名义——关于《北回归线》

作为一部以性爱描写闻名于世的小说，《北回归线》的确不无离经叛道之嫌，作者在书中写到了暴力、酗酒、滥交、性倒错、同性恋，所有那些让主流社会感到恐怖不安的东西，那些与现实道德和宗教传统相悖的东西，都成为作者所津津乐道的目标。但是，亨利·米勒并不仅仅是为了性而写作，他笔下的性爱描写也绝非无的放矢，而是用来对抗伪善与矫饰的主流社会的一种必要手段。

“身体中的爱情和爱情中的身体”——关于《南回归线》

亨利·米勒认为，要人类复活，物质是不可信的，那只能让人类更加堕落；文化也同样不可信，它只会阻挡人类的视野；至于宗教，它更是“一种骗人的药，它保证可治百病，人

也可以吃，因为无论什么情况下，它肯定不会有坏处。”所以，在亨利·米勒看来，对宗教首先需要让他们恢复自然的人性，而性爱，就成为他开给人类自救的最为有效的药

浮世的悲欢——关于《好色一代男》

《好色一代男》是一部世情小说，作者的贡献首先在于对一个时代世风民俗的真实记录，其既写到了形形色色的男人，也写到了形形色色的女人；既写到了男女之间的社会交往，也写到了他们之间的性爱关系；细枝末节之处则包括他们的着装、饮食、举止、器物、娱乐、保养、养颜术、自慰工具等等，举凡一个社会“显”的一面和“隐”的一面，均在下得到了全面的展现。

一位风尘女的忏悔录——关于《好色一代女》

《好色一代女》中，井原西鹤对妓女的品藻，对女人的举止言谈、衣着打扮，以及对季节变换的景色变幻均有着详细的描述，在琐屑的文字中透露出一种从容大气的风度。在描写上，井原西鹤虽然语涉猥亵，但其态度却是非常坦然，表现在小说的字面上也是一种半掩半露的姿态最是符合日本人隐秘的审美观念。

“不隐秘，不能成为花”——关于《化身》

与盲目的爱情相比，中年人的爱情目标显然更加明确，他们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他们把爱情看作是人生的最后一次盛宴，在沉迷其中的同时，也宁愿铺张、奢侈一番——秋田实子的爱情也是这样，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在知天命之年彻底地放纵自己一回，并以这种姿态对抗人生的宿命。

颠倒众生的女人——关于《莎乐美回忆录》

一段奇妙的婚姻，对人类的婚姻方式带有明显的探索与实验性质，从传统意义的家庭角度看，它是失败的，而从莎乐美个人的角度上说，它又是成功的，莎乐美以这种方式使自己置身于“围城”之外，既保障了自己的独立人格与自由，又为自己的灵魂提供了一个宁静的港湾。直到晚年，他们才在彼此的关怀中找到了感情的归宿，并最终携手走完了一段短暂的生命历程。

身体自有主张——关于《精子战争》

《精子战争》，基本上是把它当作一部精彩的小说去阅读的，因为这本书最富有魅力的地方，就在于它设置了许多极具小说意味的性爱场景。这些场景相当高明，它们不但最大可能地满足了读者的欲望，甚至在细节的描写与心理的刻画之处，业已远远超过了现当代大多数小说的水

偷不如偷不着——《红楼梦》中的性爱描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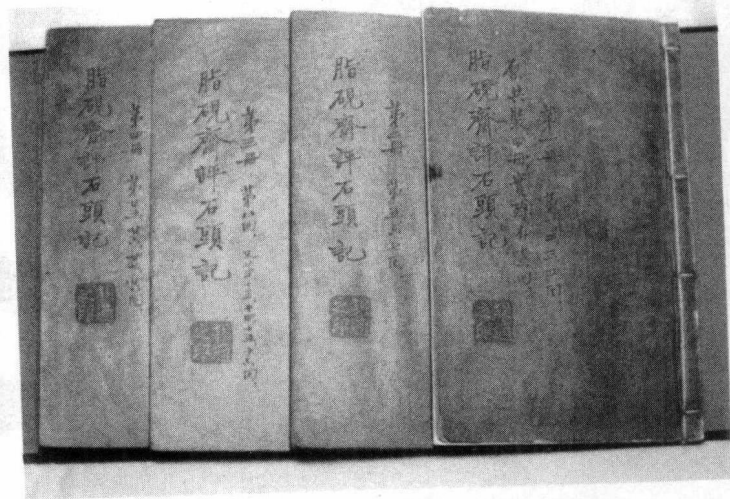
《红楼梦》的高明处亦恰在这里，作者让你看到了性，却永远不让你得到它，而越是无法得到，也越是让人产生莫名的幻觉，那种欲说还休、欲罢不能的无谓的克制与内敛，那种雾里观花、水中望月一般“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觉，既撩拨得你心旌摇荡、难以自持，也更让你感到了一种无奈的悲凉与不堪！在这种阅读状态下，你除了继续让作者牵着自己的鼻子亦步亦趋之外，还能有什么样的选择呢？

在清代,《红楼梦》虽以“淫词小说”的名义被禁,但翻遍全书,其中真正涉及性爱描写的情节并不多,除了第六回“贾宝玉初试云雨情”写得比较露骨之外,倒是撩人想像的地方不胜枚举。在曹雪芹的笔下,性总是表现得若即若离、迷离恍惚,他总能让你在无性处看到性,也总会在关键的地方戛然而止,与同时代的各类艳情、性爱小说相比大异其趣,可谓不涉“性”事,却尽得风流,这样的意淫意味在贾宝玉与秦可卿之间梦幻般的性关系描写中达到了高潮。



话说有一日贾宝玉随了老祖宗、凤姐等一千人众到宁府聊天赏梅,那宝玉竟一时倦怠,欲睡中觉,贾母于是将宝玉交予重孙妻秦氏安置,这秦氏小名唤作可卿,乃是贾蓉之妻,生的袅娜纤巧,又兼行事温柔和平,是贾府重孙媳辈中的第一个得意之人,自不在话下。可卿先将宝玉带到上房内间,偏偏宝玉对这里装修的世俗气甚不满意,可卿复将宝玉径直引到自己的寝室休息,刚刚走近房门,便有一股细细的女人香扑鼻而来,一时之间竟让宝玉难以自持,连骨头都觉酥软了。再看房内,只见壁上高挂着唐伯虎画的《海棠春睡图》,两边配有秦少游手书的对联“嫩寒锁梦因春冷,芳气笼人是酒香”,案

上设着的是武则天用过的宝镜,以及赵飞燕立着舞过的金盘,盘内还盛放着一只木瓜,据说当年安禄山曾以此



木瓜掷伤过杨贵妃的乳房，床上则有西子浣过的纱衾和红娘抱过的鸳枕，文字之间充斥着的性意味自然是不言自明的。那宝玉虽久在女儿群中厮混，却毕竟未历风月，更不曾见识过这等阵势，只觉得有一种莫名的冲动正在体内氤氲，不大一会儿，即在带有可卿体香的被衾中昏昏睡去。且说宝玉睡意正浓，朦胧间觉得秦氏带他来到一处名为“太虚幻境”的所在，并把他交给了一位仙姑，仙姑先让宝玉看了“金陵十二钗”的册子，然后如此这般，面授机宜，既教之以云雨之事，又复将可卿许配给他，最后推宝玉入房，自己竟带上房门径自开溜了。

既然前面有了那么多的情境铺垫，各位看官一定会以为后面好戏连台，谁知这时曹大师突然笔锋一转，在关键之处仅以“那宝玉恍恍惚惚，依警幻所嘱之言，未免有儿女之事，难以尽述”，即草草作结。接着就是宝玉在睡梦中被夜叉、海鬼吓醒的情节，以至上述好事究竟是梦还是真亦最终让人费尽猜测，而真假莫辨了。颇有意思的还有警幻仙姑对宝玉分别说过的两句话，其一是在成其好事之前，仙姑说道：“吾所爱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其二则是在成其好事之后，仙姑对宝玉如是警醒：“快休前进，作速回头要紧！”警幻仙姑之所以推许、看重宝玉，乃是因为他“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辈推之为‘意淫’”，而宝玉与所谓“世之好淫者”的区别，也正在于“意淫”二字。在警幻仙姑看来，一般“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者，大抵不脱“皮肤淫滥之蠢物耳”，而真正的多情种子却是能够“领略仙闺幻境之风光”的“意淫”者，即如法国作家莫洛亚所说的：“与美人相对，就是一种幸福”，庶几能够代表这样一种境界，或者一种状态。所以，警幻仙姑既充当了宝玉的性爱启蒙者，同时又及时提醒其性“即迷津也”，毕竟“意淫”者才是仙姑理想中的浊世佳公子形象——这里无疑带有明显的灵、肉两分的痕迹，文人对于人格高下的判断亦同样由此划分。可见，“蠢物”与“意淫”者虽然都喜欢美女，但后者与前者的“片时之趣兴”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不同，与其说后者喜欢的是女人，不如说他们追求的是一种永恒的理想，而那些心

智超群、纯洁无瑕的女孩子，也正是这一理想的象征与化身，所以，作为“意淫”者的贾宝玉屡屡声言：“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也就毫不足奇了。

但是，话虽如此，警幻仙姑的灵、肉两分却有着明显的矛盾之处，她本人也只能沉迷于左右摇摆、进退失据之境而无法解脱。根据她的意思，所谓“意淫”，原是将性的接触限制在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距离之内，为你制造想像力的空间，而并不提供性的生理满足；让你感受到性的气息，却无法真正抓住它。传统社会之所以不乏意淫氛围的营造，首先是因为它缺少两性之间正常交流的机会，当性找不到正常的渠道去发泄时，它只好诉诸精神的自读来解决，性就是以这种意淫的面目出现在传统文学中，满足着各色人等的心理需要。我读明清小说，总能在其中的两性关系中嗅出一股猥邪的气息，一方面是无休止的纵欲，另一方面却是以精神营造性爱的乌托邦，前者刻画的人物大多是一些性爱场景中的拉线木偶，后者则塑造灵、肉两分的理想人物，借小说之名，行意淫之实，而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者殊途同归，未免都是性压抑的产物，只是前者执著于性行为，后者执著于性意识而已。在中国古代社会，一般文人更喜欢以他者的目光去偷窥性爱场景，来达到自己解欲的目的，因为宗法社会的血缘关系必然以禁欲为保证其纯正之前提，在这种环境下，偷窥实在不失是一条风险最小、收获良多的解欲渠道。表现在性爱描写上，则大多相互因袭，既缺少个体间的差异，尤缺少个人化的真实体验，所以他们意淫起来固然津津乐道，而一旦涉及具体的性爱操作，马上就会想像力枯竭，陷入陈词滥调的境界中而无法自拔。不过，意淫虽然与现实无涉，却足以以为想像力提供一个左右逢源的空间，最终使意淫演进成为一种别具一格的性爱文化，以至上至王侯将相，下至贩夫走卒，无不沉湎其中，且乐而不疲、大废不起。据晋人王嘉的《拾遗记》所载，汉灵帝曾在自己的王宫中建了一座“裸游馆”，为的是让美丽的宫女们在这里集体裸浴，供他观赏；到了《赵飞燕外传》中的汉成帝，则尤喜欢从浴室外四垂的帷幕间偷窥赵飞燕姐妹洗澡时的裸体，甚至为自己的这一雅好不惜动用国库里的黄金来贿赂宫女。最绝的当然还是《长生殿》中的“窥浴”一节了，洪升以宫女的视角绘声绘色地描写了唐玄宗与杨

贵妃之间的“鸳鸯浴”，且看这几句：“悄偷窥，亭亭玉体，宛似浮波菡萏，含露弄娇辉。轻盈臂腕消香腻，绰约腰身漾碧漪。明霞骨，沁雪肌。一痕酥透双蓓蕾，半点春藏小麝脐。爱杀红巾罅，私处露微微。……”在这里，你很难分清何为实、何为幻，哪些是真实场景的描述、哪些出自作者的想像，借用纪晓岚评价《聊斋志异》的一句话，真个是“燕昵之词，褻狎之态，细微曲折，描摹如生”，字里行间，可谓极尽意淫之能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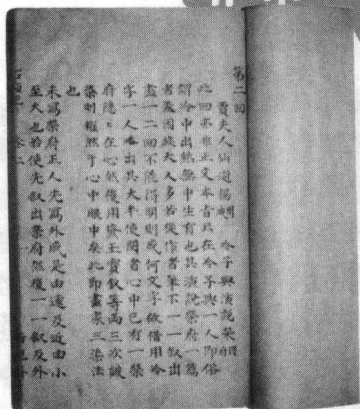


中国古代流传着这样一句民间俗语：“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所谓“偷不着”，其实也就是意淫了。看来，无论是让人失魂落魄也好，令人精神恍惚也罢，意淫的欲擒故纵与欲盖弥彰之玄妙，的确自有其颠倒人心的力量，而且，不管意淫的现实作用如何，它曾为自古及今的艺术家提供了无限的想像力，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红楼梦》的高明处亦恰在这里，作者让你

看到了性，却永远不让你得到它，而越是无法得到，也越是让人产生莫名的幻觉，那种欲说还休、欲罢不能的无谓的克制与内敛，那种雾里观花、水中望月一般“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觉，既撩拨得你心旌摇荡、难以自持，也更让你感到了一种无奈的悲凉与不堪！在这种阅读状态下，你除了继续让作者牵着自己的鼻子亦步亦趋而外，还能有什么样的选择呢？当然，满清统治者也敏锐地看出了曹雪芹的用心所在，

看出了《红楼梦》虽然并没有以文字宣淫，却有着远比那些“淫词小说”更加广泛的影响力和杀伤力，所以，对之围追堵截、不遗余力，甚至咒骂作者身后萧条是“编造淫书之显报”等等，也就绝不是偶然现象了。

我有一位喜欢写作的朋友，曾将贾宝玉与秦可卿之间的性爱故事进行了再加工，其文笔也算极尽声色缠绵之能事，但虽然其间的性爱细节终于大白于天下，阅读效果反而不如原著更让人想入非非——览无余也就了无意趣，可见，蒙在性爱上的那层薄纱实在还是轻易撩不得。



一般而言，中国古典小说若从思想意识的角度去看，大抵看不出多少有意义的东西来，其中内容除了迂腐，还是迂腐，但若从民俗文化、人情世故的角度去看就颇有点意思了。读《金瓶梅》也是同样，作者描写市井生活称得上是毫发毕现，其中有很多东西延续至今，你会发现，时间虽然已经过去了近千年，但世俗生活的本质却从未发生过真正的改变。

一个腐烂的社会必然是一个价值体系紊乱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往往时当末世，表现出一种末世狂欢的颓废情调，其间道德规范已形同虚设，各种声色犬马的享乐之风却大行其道，在这种社会中，人生在世的意义大抵只是为了满足两种欲望，一种是疯狂敛财，另一种则是拼命发泄性欲——《金瓶梅》表现的正是这样一个人欲横流的社会。

很难想像，《金瓶梅》当中如果删掉了那些性爱描写会是一副怎样的面目，因为小说中的性爱描写实是与故事情节相互融合的，它是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表现了一个社会所能够腐烂的程度，滥交与敛财互为表里，方成为那个时代最为醒目的人性标志。《金瓶梅》写两性关系，其最大的特征就是男女之间只有欲，没有情，我们所看到的小说中形形色色的男女人物，无论是夫妻关系还是偷情关系，无一不是“利”字当头，把性当作利益交换的一个工具、一种手段。翻遍一部《金瓶梅》，从头至尾几乎找不到一个世俗意义上的真正的好人，男人不是贪官污吏，即是地痞流氓，另外还有的就是帮闲之类的市井小混混；女人则除了以“拉皮条”为生的媒婆，就是各个阶层的淫妇，诚如清初文人张竹坡所点评的那样：“西门是混账恶人，吴月娘是奸险好人，玉楼是乖人，金莲不是人，瓶儿是痴人，春梅是狂人，敬济是浮浪小人，娇儿是死人，雪娥是蠢人，宋惠莲是不识高低的人，如意儿是顶

